

A·史沫特萊著

隨軍漫記

上海出版社刊行

隨軍漫記

史·A 特萊作

瑛 譯

上海出版社

在華北前線

A. 斯沫特萊作

在五台山中

昨日我們在壽陽越過鐵路線，日軍的飛機整日在空中「飛行」着，似乎在探尋新到的八路軍。日本方面曉得我們來了，可是不曉得究竟在甚麼地方。陽曲方面日軍，業已和我們二個部隊發生對峙。劉北城率領了別動隊，沿着距離在山西河北省的邊境從事破壞正太線工作。日軍修理起來一定要化相當時間，即使修理好了，我軍仍能從別處加以切斷。據情報傳來，謂日軍已陷疲勞困憊狀態，但這也沒有多大意義，日本軍隊是盲目的勇敢的，他們大概仍舊要前進，現在第八路軍正挾正太鐵路控制着兩側和後方，但日軍大概仍舊要前進過來，他們是只知盲目的進軍，

第八路軍就守着這個機會，從事其得意傑作的後方破壞。

從山西東部前線進追的日軍，是分三方面來的，一路是沿着鐵路。但鐵路已被遮斷，第八路軍自後方和側面，不絕地困擾着日軍。其次是從平定進軍，日軍四個聯隊已向西南進發，最後一路自離鐵路五十哩光景的地方向陽城進發。

這一路也有二聯隊——約六千人。因此日軍在山西省的，一定沿道路前進的。

在陽城作戰要地的東陽峰山，由第八路司令官之一的陳根統領強兵固守着。再者八路軍的一隊，已於前日到達南方馬達嶺山脈，和向該處前進的日軍四聯隊發生激戰，昨日繼續戰鬥了一日。

前天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向日本兵發表宣言書，要求日兵停止此次戰爭，該項宣言書由中央政府派來的飛機去散發。中央政府會派遣了幾架飛機到這里來。

因此日軍曉得八路軍到了這里，這事我想還是昨天秘密曉得的。日軍曉得八路

軍在鐵道南側，同時也曉得他們控制着北面，並且進迫後方，形成被擊的形勢。昨日的一戰，更加使牠們明白了，這次戰鬥在中國方面是苦戰惡鬥，絕不退却，於是他們曉得這是第八路軍，加以發了宣言，一切都明白了。

在北部前線的日軍高興極了，因為他們認為八路軍已放棄北部前線移到東線方面來，日軍本企圖將軍需品輸送到其主力結集地的忻口去。在那邊附近，山西軍和中央軍正和日本的主力部隊遙相對峙中，日軍每天不斷地向中國軍隊砲擊。日軍相信至少武器彈藥和軍需用品，一定能通過該處運往前線，所以就滿滿裝了七八十輛運貨汽車的軍事給養押送過來。這軍隊附有二百名兵士，一路無事地通過。日軍本想走別條路，但這條路給八路軍所屬的農民遊擊隊用地雷炸燬了，那是使他們麻煩的事。

八路軍的踪跡也在惠遠進出，那是長城外側北部前線區域的一個小城市，在這邊會發生過好幾次的激戰，直至最近給由八路軍加以克復，中央軍和日軍

互相對峙中。

形勢沒有變化，敵軍似乎計劃破壞保持有北部的八路軍所以在忻口增加軍力，企圖衝過八路軍向太原去。

我們現在住在鐵道南側的一個小村中，昨夜在這村裏接得準備出發的命令。可是我們這一行的警衛線，恐怕是錯認了攻擊日軍的命令，在我們剛入睡三小時後的十點鐘光景，他們呼醒了我們。我問他們不是還沒有到十二點鐘嗎？他們說我的錯誤了，於是起來作準備。到十一時進軍的準備已一切定了，可是本營中人却還一個也沒有起來！過了一個時辰，才聽見吹起床號。接着是早飯號，最後是進軍號了，這時恰好二點鐘。這時我們的一行人，和村對方的兵士和馬隊互相合隊。一時照例人聲鼎沸，驟嘶馬呼，蹄聲什踏，混着士兵的叫喊聲和歌聲，一時真是兜雜得很。但當行軍一開始，沉默支配了一切，耳朵中只聽得蹄聲踏着石子山路的回聲，平常老是嘻嘻哈哈吵着談着的「小鬼」們，也唯恐日軍聽得，都放低着聲音在講話。而且

日軍就在三哩以外，誰都不發一聲高聲。上面命令不准使用電筒，我們就憑着幽弱的星光進行。在我的左首上方懸着很大的北斗七星，北極星也在下首隱約可見，心想是正左側吧，却又見在我背後，有輝煌地照射着我的前路。走了一歇，我們的眼睛就習慣於黑暗了。

我們下降的那條山路，實在險崖異常，絕不能騎着馬走。我的一個衛兵就扶着我的兩脇步行，有時路低，一步一趨的踏着奔流的清冷水流的河床石，時或折而向上，時或折而向下，黑夜中就在這樣的路上行進。叢山漆黑，兩旁的道路，一點也看不清楚。有時前面的嚮導隊爲搜索道路起見，偶一拿出手電來照一下，一時因爲迷了路，隊伍就起了紛亂的景象。於是搜索路旁的里程碑，里程碑上不僅書明路的走法，還寫着三十，二十，十等數字，指示不得不再走的里數。大凡中等的河流，都是沒有橋的，大家不得不赤足從冰冷的水中過去。可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大家默不作聲地前進，到快近天亮，許多士兵都現疲乏了，但大家仍舊拖着腳繼續行軍。

有時也有人回憶般的吟着歌調。我幸好大半的路都是騎着馬走的，渡河也是在馬上，不必沾濕腳。後來發覺腳的腳，沾腳心深深發癢，肉也露出來了，但在行軍中他從沒有訴苦過一句。有時他走路遲了一些，我就問他覺得怎樣，他滿不在乎的問答說：「沒有甚麼。」

在下馬步行的時候，因為黑暗的關係，有時我並找不到自己的馬，幸好馬倒能找到我。我聽見自己的馬會低聲嘶叫過二三聲，這是馬表示滿意的象徵，牠用鼻子撫擦着我。每逢這樣的時候，我就用胳膊抱住馬首，給牠一番愛撫。可是天亮後馬在平地上行進時，我把我的馬大大叱責了一頓。因為牠在地面上爬搔踢撥。忽然發了桃花運。我們的一行中，有一匹小小紅色牝馬，由一個十八歲的青年管理着。可是這匹牝馬性情並不溫柔，牠用後腳踢着突進前來的雲南（馬名），不讓後者接近。牝馬背上本負着東西，這樣一來東西都跌下地來。這在馬上的我，倒還沒有關係，可是對於照料那匹牝馬的青年，却是很大的一個麻煩。於是為防禦「雲南」起見

他就去拿了根棒來，我本在馬上好好的睡覺，可是一經這樣吵鬧，又看到要付我那小馬的那青年的可怕的面孔，於是就再也睡不著了，不得不另換一個地方好在馬上睡覺。

印度有本叫做「卡爾馬，摩伽」的古書，中間關於所謂「男女之道」曾寫了不少，記得其中有一節說：「在交臂而過的路上發動激情，雙方都將遭不幸」，現在始悟到固然是不幸，而且還頗危險，想不到我今天想起了這本書！

今天到了我們本營駐所在前面的一個小村，時間約在上午九點，河底滿是石片，有的被水磨滅成小刀片。我們最後總算到了這小村莊，抬首一望，看見一隊兵士正從東面繞過山嶺，向這邊的山谷而來。一長列被磨損的兵士，徐徐地走着，似乎一夜沒有停止過行軍。我們這邊就停下來等候他們，我拍了一張照片——這是第三軍，他們正從前方退下來，移到東面，準備改組後再作戰鬥。這隊伍中一匹馬也沒有，兵器彈藥都是自己背著。其中幾個人在說「外套也沒有」！前面

的那個村上，有幾個鄉人站在石壁上在眺望着這邊，第三軍兵士的疲乏而抱怨的聲調籠罩了整個空氣，但他們並不在向某一個人訴苦。空氣似乎顯得很悲哀，這時他們隊長下了命令，一片「休息休息」之聲從先頭部隊一一傳過來，可是他們仍舊繼續前進着，休息的地方還沒有到，這時又有人在叫：

「疲倦得要命！」

「疲倦得要命！」

我聽說這是中央軍中最強的一隊，這軍隊中全是頑強的勇士。他們既沒有甚麼包裹，也沒有帶外套，他們究竟怎樣睡覺，怎樣取暖呢？我正是覺得不可思議。他們一看見我外國人的面孔，愕然地停止了叫喊，一再看着我的臉，其中有幾個笑了，他們很不高興我同他們拍照。

我們進了一座冷落無人的鄉村，在一家中農人家的二間空屋裏落了腳。這房子是石子和泥混合築成的，很是堅固，可是每座門上都用中國式鎖鎖住着，所以我們

就進了二間空屋。後來發現現在鎖住的一間屋子中住着一個農民，但這屋子最初是空的。這農夫是貧農，妻子和孩子都已逃往山中，其他的房子中也都住着農民，他們對於我們懷着不可思議的意思，很怕軍隊，我們無論怎樣勸他們，他們總不肯帶妻子出來。就是八路軍的政治部隊，也明白要這輩人民悟解八路軍是人民的保護者，也還得化上一二天功夫。只要軍隊一上別處去，婦女們就回來了。我們在這裏也像在別處一樣，只留下幾個人，將他們組織起來，使人民變成武裝的農民游擊隊。在這裏以前，曾在某處住過兩夜，把兩人武裝化了留在那邊，那邊村裏特派了代表來懇請我們爲他們這樣做。

我們明天就要離開這裏，開發到新的陣地去。——

我認爲中國人實在不可思議——例如我們吃東西，只是粟米或菜蔬，今天只有米和蘿蔔，有時則是瓜和蕃薯，這些就是我們賴以生活的東西。脂肪類的食品一項也沒有，砂糖也沒有，肉已有好幾日不見了。此次進軍時，我向朋友借得少許錢，

算能多少攝取些蛋白質和脂肪。新兵們的鞋子雖破了，可是沒有換的，買也買不到一雙。此地附近全沒有可以買的東西，真是救濟貧窮的地方，有的只是小米，高粱和瓜，以及比胡桃大不了多少的馬鈴薯，雞就幾乎不是。即使有，也是瘦得可憐。今天也曾買了一隻，但毫無脂肪可說。向賣菜賣瓜，卻又只剩一隻。不過這裏的軍隊很多，到了冬天，大家究竟有些甚麼可吃的，真是不可思議了。我們要用的東西必定要化錢買的，不化錢甚麼都不要。我們的軍隊，是裝在驢馬和騾子上和軍隊一起運來的，而且在到太原以前，要好幾日經過這條艱難的道路，所以衣食問題，在這裏真是困難到令外邊人難於想像。既無公路，也沒有運貨汽車，而且在這村莊上，還沒有一個人有錢到可以兌換一塊錢，買一隻雞，一塊錢也沒有找的，因此我今天不得不再買一隻雞及一些餵驢馬的玉蜀黍。帶來的些少錢，不得不在騾馬身上化去了。因為要是騾馬死了，我實將沒有辦法，我們的行軍將日見辛苦，我想

我此後多分是不得不步行的了。

今天一行人中，我和另外二人把行李整頓完畢，我們三個人，每人都有一襲麻織的毯子，一件冬大衣，一雙備替換的襪，以及在西安買的一雙預備着的鞋子，所以我們在同儕中就特別像個闊老。我的行李，殆全部包含着打字機，打字用紙，復寫紙，攝影機，輾片等等，不必要的東西悉加清理，甚至急應藥類也不帶，就連行軍牀也決定送與此間的農夫。這隻行軍牀對於我實在是一件寶物，有了這，我可以獨自睡眠，可以不受風子的進攻。貧農人家的炕上，風子是很多，今朝到這裡時，當親眼看見我們幾個武裝兵士，在農家的門口脫去了上衣在捉風子，他們大約早已受風子的攻噬的了，不過人們沒有理會華北的冬風，就是發疹瘧疾的原因。戰爭期中虱是常有的，而發疹瘧疾却是很危險的病。在華北的人民，卻並不視為發疹瘧疾是必死的病，好像有甚麼免疫性的東西在裏面。可是我們軍隊中都是南方人，因此我害怕他們會像我們外國人一樣，受發疹瘧疾的危險，害這病的頗有死

亡的可能。我們一定得注射發疹室扶斯的預防針，但注射一次預防針，每人要九塊錢，我自己也沒有打預防針。約在一年前，本想注射的，但因心臟妨礙，險險乎死掉——可是現在也顧不得一切，我是不能帶行軍牀，而且只得睡在坑上。此後我將不帶一匹馬或驢子，因為要負荷我們一行六人的行李，我的行李因有打字機和照相機，所以最重，在這地方，任何紙都是買不到的，因此必要的東西，不得不起自己帶着走。

住在銷閉着的屋子中的二個農民，今天回來了。其中的一個大概是貧農，他害怕地的走進我們住的房子來，似乎有甚麼要求。可是我們一些也不懂他的話，末了他用手示意，原來是要一根懸在室內的舊繩子。他雖極需這條繩子，却又不肯進去拿，而且也不敢指出來。理由因為我們的衛隊是丘八，對於丘八，他們是早已領教過了的，我們大笑着就將繩子給他。這人的頭上似乎受了傷，傷處有滲血的痕跡，我就用碘酒給他消毒了一下。當然，他是預備拿錢出來，我們告訴他我們不要



保衛大西北

馬達作

Defending the North Western front T. Ma

空白页

錢的，他很不可思議地看着我們的臉。這軍隊不但還了他的繩子，而且還肯給他白地醫病，他這副面孔上就滿是那種懷疑的神色。過了十分鐘他又來了，這一次他請我醫治他的腳。可是這次沒法醫治，因為這受傷的原因是他的木綿鞋早磨破了，腳上已破去了皮，露出了肉，只有新的鞋子才醫得好。我們自己的鞋早穿破，所以當然沒法給他鞋子。於是一個衛兵把他帶到軍醫那裏，在他的腳上給縛一層綳帶，不久，據說已能穿得進那雙襤褸的鞋子了。

農民們似乎都回來了，可是婦女和姑娘仍舊沒有回來。

我想使中國煩惱的一切問題，是在於數千年來中國人民的過於無知。譬如中國的軍隊，當前最重要的事務，是為全國國民解放的鬥爭，但這事方才開頭，使中國軍隊獲得勝利的準備條件，尚沒有具備！這就是說，中國民衆尚沒有那種民主的，社會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區別力，中國民衆尚沒有具備必需鬥爭的感覺，尚沒有具備犧牲生命必要的感覺，而且尚沒有感到非鬥爭即不能生存的意義。因此我在中國

旅行的時候，到處都保持着這樣一個牢固的觀念。即：

「唯有第八路軍所懷抱的原理，才是領導中國，拯救中國的原理，這可給全部亞洲的國家以自由解放的大衝動，重新與人間社會的新生命。」

由於這樣的信念在胸頭燃燒，在心處涵湧，我才破第第一遭領略到真正偉大的和平的意義。

在某地

今天我剛好發出日記時，朱德前來訪問我們。朱德今天神情非常懊喪，他失去了平常的元氣，他告訴我們通太原的正太路要站壽陽縣已被日軍所佔。在我軍正在向此方面進行時，壽陽縣竟在那天爲日軍所佔。記得前天我軍橫斷鐵道的地方，就是壽陽縣，離太原一百八十哩的其次的作戰要地是和南北貫通晉省之單軌線同蒲路相接的榆林站自壽陽爲始，在這里的川軍和中央軍，似乎均未經決戰即退。據傳敗

退的軍隊，經重行結集組織後，爲迎擊日軍起見，正在向榆林前進，不過在這裏除八路軍外，餘軍均不戰而走。朱德現在只抱着一種希望，卽希望在三四日內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及劉湘的川軍能夠趕到，朱德希望川軍中有七師人可向這邊增援，湯恩伯的軍隊也許肯出力一戰。南口一戰雖有作戰上的錯誤，但他們的善於戰鬥，却是明顯的。然而劉湘的川軍縱使到來，也是沒有多大用處。二年前八路軍曾和劉湘的軍隊交戰過，結果川軍數師全告潰滅。在幾年前朱德任滇軍師長時相識的二個川軍將領，來訪朱德，朱德對於常勝軍的八路軍來到這裏，給與其他友軍不少勇氣，心中似乎異常感到得意和快樂。

但朱德仍舊默然表示深刻的憂慮，因爲接得報告，戰況更趨逆轉，日軍在沿正太鐵路平定東南地方，新近增加第二十師團的兵士九千名，他們離開此地八路軍的本營僅三十里（十哩），但這方面的八路軍僅不過千名，他們却不得不遏阻日軍，此方面的總司令官是林彪，戰場司令官爲陳光。自八路軍來到此地後，就放棄閻

錫山部下劉北城將軍所採取的陣地戰方針，而改取第八路軍素負盛名的特有戰術，即在廣州陣地進行組織行動的游擊戰。這方面的戰鬥，是在午後我軍北首開始，所以戰鬥的結果現在尙不能曉得。

但不管怎樣，我們的本部決定在明天黎明時開始移動。不過逃走的鄉人還沒有全體回來，回來的僅是少數男子，他們也似乎是來探聽是否可以帶婦女回來的。用來裝運婦女孩子及家具去的驢馬騾子，也沒有帶回來，因此我軍很感缺乏搬用糧食和行李的工具。政治部全體只有五匹驢馬，我們從北方帶來的米，就全靠這幾匹馬運，真不曉得怎樣能夠移動。幸好我們借住那家的農夫們，答允幫我們一行六人搬運東西，並且去叫了幾個熟人來，可是這也不能夠解決問題。村長決定到山中，並到別的村上去帶農民回來，把馬也一起牽回來，但他們曉得了我們將要開走，就一個也不肯來。村長說的話，誰都不肯聽從。他們說要是我們的軍隊肯留在這裏，他們就肯來。村長一面說着，一面流淚。可是正因為我們要行軍才雇馬，如果單雇

馬讓農民仍舊留在山裏，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可是既沒有辦法，明朝我們只好大家當自己是家畜一樣的出發了，若干行李也只得留下不顧。

我們時常得同朱德像親友一般的談話，從朱德那裏可以聽到各方面的消息，朱德也很能閒談，但這三天中我們誰也沒有閒談的時間，心裏也不很痛快。今天朱德雖然來了，但滿臉的心事，根本不是能閒談的氣色。就是在我們談話中，他也時時止住談話，傾耳靜聽東北方面來的日軍巨砲聲。朱德去了之後，我們也長時間的靜坐着，傾聽日軍的砲聲，有時還夾着機關槍的聲音。在這方面日軍對於第八路軍，佔着九對三的優勢。講到軍備，更是佔着百對一的優勢，我們這次也許要受威脅。八路軍的其他部隊，正在別方面戰鬥着。在我們的北首及東北，現在進行戰鬥中的軍隊，是林彪指揮的。林彪是中國青年戰略家中最優秀的一人，曾經指揮過江西出名的工農紅軍第一綫。這軍隊現在構成八路軍的一部，全軍都組織自江西的勞動者和農民，再有新成立的一隊，即賀龍所指揮的前線第二軍，目前正在北部山西控

制着敵軍的後方，或可說是挾在敵軍的戰線之間。前紅軍參謀長劉北城，現在指揮着前線第四軍。這前線第四軍，曾稱爲紅軍第四軍，早先由徐向前率領，徐現在是副總指揮。林彪和劉北城的軍隊，是在正太鐵路的兩側，一在我們北首，一在我們東首，林彪軍隊的一小部份，就和彼方在小山附近的日軍戰鬥着，指揮官陳光是湖南省出身的一個貧農，先是農民游擊隊，不久就成了一個最勇敢的指揮官。

與朱德分別後，我和季某兩人，去訪問別的部隊，剛好遇見政治部中的敵人部隊在研究日語書籍，這輩人都是懂日語的，有幾個曾在日本留過學，其中有一個叫蔡陳，是台灣的中國人。這輩人所担任的工作，是專門研究敵人的文書和日記等，然後向敵人作宣傳，共產黨和八路軍，最近曾向日軍發過二次宣言。

同敵人部隊談了幾句話後，我和季某就在小城中閒走。這小鎮要比村大一些，房屋的牆壁上盡是新寫的口號和標語，黑白分明的招貼上，用簡單的文字和圖畫，說明日軍侵略滿洲，華北及長城以南等情況。還貼有朱德同彭德懷署名的告民衆書

這篇告民衆書，我在晉北的某小寺中也曾見過，在某一家的壁上竟貼着十份這種宣言，每一份上都附有黑白分明的繪畫和簡單說明，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十大政綱的圖解。這政綱的內容如次，到處可見以不同的形式揭貼着：

一·對日戰爭，收復失地。

二·沒收日本在華財產，移作國防用途。沒收漢奸財產，幫助難民及受難人民。

三·防止饑饉洪水，設計使人民生活向上。

四·免除苛捐雜稅，更新國家財政，發展產業商業。

五·提高工資，促進工農學生生活之向上。

六·實施全國免費義務教育。

七·與失業者以職業。

八·加緊政府民主化之精神，釋放政治犯。

九·中國各民族之平等，保護海外華僑財產。

十·全國團結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在此次戰爭中採取中立態度各國，繼續保持友好關係。

從漸次黑暗的大街經過，看見一羣人正圍繞着一個演講者的前面，演講者正在詳細地講論甚麼問題，不時向羣衆問「懂得嗎」？羣衆應聲說「懂得的」。走近一看，原來是我們隊中的三四十個兵士。

演說者就是他們的小隊長，我們前面正被描出了現下中國無數問題中的一個——小隊長正講到他部下曉得今天已經沒有食糧了。事實上我們的軍隊確是不得不各自攜帶食糧的，所以要是某一個部隊食糧告乏，許多兵士又得挨餓。我們的軍隊因爲繼續不停的進軍，帶着的食糧行將用盡了，現在我們的軍隊既無處可買糧食，又無足夠的馬匹可運食糧。雖然已派出多人向各方面去收買糧食，但現在尙沒有一個人回來。第八路軍的兵士，是不許可直接到村長處去要求食糧的，僅有關於防禦的

重大事件，始可與村長等商量，這個問題，應自行解決。

演講者這時又抓住了另一個問題在繼續講着。「諸位都曉得八路軍中素有三大規則和八小規則。這八小規則中之一，在任何村莊中都應該遵守的，那臨走時房屋應打掃乾淨，借來睡眠用的門板和稻草，應各歸原處，凡是借來的東西，一切均應物歸原主，如有遺失損害，可向小隊報告，由小隊出錢賠償。不准使婦女做痛苦的事，不得竊盜人民任何東西，人民的便所可以使用，切勿到處大小便。如果不能使用民間廁所，可在地面上自行掘穴，惟臨走時應將洞穴填平，這是大家應該注意，因為人民和兵士，都應該共同注重衛生。」

「明白嗎？」演講者問說。

「明白了」，大家回說。

於是這小隊就唱起歌來，這歌凡是共產黨及其軍隊所到之處，都能聽到，即是軍中三大規則與八小規則的歌。像這種規則類的東西，都是附有歌調的。而這種音

樂也確是很好聽，今天看到這輩餓着肚子的兵士，在唱歌畢後回到泥造的稻草舖上時，自己心裏更比往常深受這歌的感動。他們的歌聲像弦樂般直到胸中，今天能夠飽食的我，對於這歌的意義，恐怕也未見得能深刻瞭解，對於這輩工農勞動者深刻在心裏的爲自由解放的那種鬥爭性的本質，像我這樣的人，難道真能予以瞭解嗎？像我這樣現在仍不過是一個觀察者，我的立場，仍舊保守着這種特權。在他們挨餓的時候，我仍有東西可喫，在他們挨凍的時候，我仍舊有衣可暖。他們在奮鬥，很多人已凍屍於戰場之上，而我適却僅是個觀察者，眼看着他們的姿態消失在黃昏黑暗的街中！他們還在唱着。這時我的內心突然湧來一種熱情的要求，要求一種熱情的火花，足以描寫貫澈着中國工農兵士內心而使他們肯供獻生命以上的東西去奮鬥的信念。

我們兩人後來又走到朱德的大本營，恐怕也無非爲的是慰藉自己的心胸。在山的彼方日軍的巨砲聲不絕地響過來，朱德和任白錫兩人，很快的跑出來迎接我們。

老是笑嘻嘻的衛兵們，在我們常帶着的白磁杯中倒了茶來。任白錫很使我們抱憾，因為他剛從平定帶領了二百名礦工來，而我們却未及見到，平定是日軍在正太線上堅守之地。日軍一到那邊，有錢的先逃走，接着守兵也走了，只有這輩礦工們留着不走，他們從小兵庫中取出槍來，就開始和敵人作游擊戰。他們不絕用地雷轟燬鐵路，他們可說是沿鐵道的最初的義勇軍。在晉北時已和八路軍發生關係，他們屢經苦戰後，終於來到這裏，連腳上的鞋子都沒有了，即使有的，也早磨破不堪。他們一天只吃一餐，有時整天沒有東西吃，冬天的大衣也沒有，只不過帶了幾件夏天穿的工服來。幸好我們尚有若干預備着鞋子就全部給了他們，又給了他們一些吃的東西。他們所以到這裏來，是來徵問他們是否加入第八路軍，抑或仍舊是以義勇軍的身份參加戰鬥。暫時之間，他們仍舊繼續作游擊戰。今天剛到這裏，就當天開到沿鐵路去作游擊戰了。

任白錫又講了許多其他關於義勇軍的事。八路軍組織了農民游擊隊，讓義勇軍

去加以指導，這樣就造成了八路軍的一支很得力的支隊，在晉北對方的察哈爾和綏遠，約有五六千名的義勇軍。上述的地方名義上是日軍的佔領區，他們就在日軍所在地附近作着苦鬥。冬衣也沒有，食物也不充分，又沒有錢。這些義勇軍，本來和共產黨並無聯絡，不過共產黨的組織者，就這樣的和他們建立了關係。

這一帶的農民們，現在正在被組織成農民游擊隊，在和大本營相隔四里光景的一個鎮上，約有三百個農民游擊隊，在相離五里的反對方面，有自陽曲來的二百名礦夫的游擊隊。爲了想攝取礦工的照片起見，我就帶了兩名衛兵到那邊村上去。礦工們都自己佩有小鎗，礦工們的年齡也各各不同，其中最年輕的是十八九歲光景的青年，均佩大刀而不備槍。其他都是成年的男子，大概都是二十到二十五左右的人。最大一些的就很少見，他們真是普羅利塔利亞，具有決然毅然的精神，富有思慮和友誼，可是總使人感到還有幾分不瞭解處的存在。

在離這里幾里路的某一地方，有一隊組織自八十名滿洲人的義勇軍，都是來自

北平的學生，我想在最近去一一訪問他們，因此目前在這附近一帶就有二千名的義勇軍在，他們都是在不到一個月內組織起來的，多數還是在華軍大本營搬到這裏來後成立的。

有名女作家丁玲女士指導下的前線服務隊，到了大本營。這一隊担任對民衆和軍隊的宣傳工作，表演戲劇。該隊中演劇部分最大，而且亦最完善！教民衆唱愛國歌及演講等，暇時還得將自己的經驗寫成書。

丁玲告訴我們他們自晉北沿鐵路來到太原及晉東路上所遇見的種種情形。他們用七匹馬運載眠牀行李，其他的東西都由自己背負。作坐騎用的家畜一匹也沒有，可是他們仍舊沿路在村莊上演戲，也曾受過日本飛機的轟炸，他們教導數千人民組織起來，向他們說明武裝的意義。

外面的消息，能達到我們手中的，只是斷片的而已。但日軍自忻口向晉北進窺，我們是曉得的。我們也知道在那邊作戰的中國軍隊，業已退却，據賀龍部隊的

報告，在該處戰場上遺棄了不少步槍和機關槍，以及其他軍需品，但我們不曉得那一軍把這些東西遺棄掉的。不過八路軍的賀龍部隊，確曾發現這種事實。八路軍的主力，因從同地向東方前線移轉，所以北戰場上留下的軍力不多，僅留下一小部隊在那邊。而且這一部隊又分散在廣大的地區上，所以不能期待他們有多大的活動。雖說那邊約有一萬左右的農民游擊隊，但他們的組織和訓練僅不過一月，數量既不充足，而且一半都是沒有步槍的。

前幾天，我們在將後方當作前線的附近山中每天作着戰鬥，戰鬥所及的地域很廣。可是日軍也判知了八路軍的戰略，八路軍既繞到敵軍後方，企圖遮斷敵軍的後路，敵軍也繞到八路軍的後方。但在日軍的場合，並不像我們那樣使用小部隊的。他們以大隊人馬向後抄襲過來，例如在民光陽鎮附近，就有一萬日軍沿谿谷前進。八路軍爲阻擾他們起見，就不得不時常調動軍隊。雖說沒有大決戰，雙方仍各有損失，八路軍死的雖不多，受傷的却不少，因寡軍敵衆的關係，所受的打擊，大概要

比日軍大一些。

榆林附近的戰爭消息，今天來到我們這里。日軍爲企圖包圍太原起見，每天派遣飛機輪流轟炸太原，太原市已化爲廢墟，只有少數人尙留着。城中尙有幾個新聞記者，他們竟不易買到足以供養生命的食物，照任君的說法，如果我們持有大軍和適當的武器，現在尙可搶救太原。

我們在本營內開了一個關於九國公約會議的討論會。九國公約會議剛開始，日軍重新開始在華中華南的攻擊。我很想一看本週的新聞雜誌，以藉明白事態的真相。可是新聞雜誌的到來，恐怕尙待幾個星期吧。

今天晚上前線服務隊在城內演戲，一座城門經過隊員的一番手脚，就化爲一座戲場，在城門前面建立了一座六呎高的舞台，上面張掛着紅色的布幕。通城門的大街及其橫路，都擁滿了百姓和我們隊上的兵士，連周圍人家的屋面上都墨黑的擁擠着看衆，舞台上用的照明，是舊鐵製的吊燈。

這劇團的工作確是成績優良，他們將古代中國的對白方式和近代演劇的理想混合爲一。他們像中世紀的行吟歌人一樣，發展並採用新聞。這輩近代的中國行吟詩人，就將戰爭和時事編成歌謠唱給人民聽，唱歌時還附有絃樂，革鼓以及拆板等樂器。

最初在布幕前出來了一個演技者，一隻手拿着一付拆板，和着自己的歌唱。先以古代的歌調形式唱出中國共產黨的十大規則，最初是韻文式的唱，接着是解釋內容，中間不時夾雜着引得觀衆哄然大笑的趣語。十規則唱完之後，又裝作盲目的行吟詩人拿了樂器歌唱中國前線各地的新聞，一面還作着表現。像這樣的新聞報告，在過去的紅軍（現在的八路軍）時代也曾聽到。他們唱着陽曲的礦夫故事，以及他們的抗日戰鬥。

今天從滿洲學生駐在的村上又有兩人上大本營來訪我們，這輩學生爲探尋八路軍，從太原步行到這裏。他們聽說大本營在河北省境，所以走過了晉省東部尋來。



游擊隊的英

鐵姿

耕作

Bravery gurilla.

T.K.

空白页

據說他們的希望是加入八路軍和日軍作戰，但和今夜來的兩人晤談之下，才曉得他們還沒有知道，八路軍究竟是甚麼一會事。這輩學生都是富家子弟，儀態端方，可是在政治上却比農民尙落後，我就問他們，你們到這里來究竟想幹些甚麼？他們說他們中間有一部人願意加入我們的軍隊，另一部分人則想「發揮政治」！這正像美國政客的口頭禪，問他們在甚麼地方受過教育的，其中有的舉出美國系的學校名稱，這輩人固然是深受了美國式的教育，他們的思想根柢，是在怎樣賺錢，滿是機會主義，真摯的政治意識，影蹤也沒有。所以他們才說要「發揮政治」。好的，讓他們去發揮吧，在八路軍中等上一個月，想來就能夠瞭解國民鬥爭和中國的種種難題！在這些問題前面，大概他們能注意到自身的愚鈍吧？其實像這輩有錢人的子弟，能在八路軍留上一日的，又能有幾人？我想把季君的腳給他們看看，這腳不是爲了長途行軍已皮破肉裂了嗎？讓他們看一看所謂智識云云，是從那裏開始的。

山西省東部西歸途中

今天接到太原被日軍攻陷的消息，太原本在傅作義將軍率兵六千固守中。現在傅將軍及其部下究竟怎樣，一點消息也沒有。他們也許全部戰死了，譬如像閻錫山將軍，就只剩了一萬兵，其餘悉數戰死了，閻將軍個人的財產也完全失掉。……在忻口一役日軍使用的砲彈，就是以閻將軍處奪得的中國砲彈。在我軍曾駐紮過的光陽鎮地方，現在結集有日軍主力約有二萬人，他們並不向八路軍正進攻着的谿谷前進，他們取離谿谷遙遠的北方路線趨進，且有飛機的協助。可是八路軍並沒有這種武器，也沒有一架來援救的飛機。

因此昨夜林彪和劉北城在大本營中舉行會議，明天我們又要移動了。八路軍重新將兵力增加到別方面去，但決在任何情形下，決不渡過黃河。一天不驅逐日軍出境，就留在華北一天，把中國人組織起來並武裝起來，和他們一起堅守至最後。

太原失陷的時候，日軍只佔得一座全是廢墟的空城。當時日軍總數約八萬人。他們占領同蒲鐵路後，就一路掠村奪鎮的進兵而來，所以城鎮鄉村的一帶人民，早逃得一個也不剩，能夠幫助他們的中國人一個也沒有。

今天我再去訪問礦工游擊中的人，同三個礦工談起在老陽鎮和日軍交戰時他們幫助八路軍的話。其中一個講起了自己身上的事，據他說，他曾經在馮玉祥手下當過兵；後來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做礦工。但自日軍入侵後，他就告失業，好容易在晉北大同石炭山重找到工作，一天只有二三毛錢，過着狗一般的生活。共產黨在那邊成立時，他被捕下獄在太原的監獄裏，被判十二年徒刑。後來隨日軍的侵略，全國人民陣線組織成功，他被釋放出獄，不久給派到正太路沿線的陽曲，擔任將該處礦工組織成游擊隊的工作。礦山是已經停辦了，但還有約二百個礦工留在那裏，他就將這輩礦工和附近的鐵路工人一起組織成武裝的游擊隊，日軍前進時他們就破壞鐵路加以阻止。後來他們幫助八路軍破壞各方面的鐵道，終於在十二月二日——四

日間，和八路軍一起在光陽鎮（陽曲之西南）同日軍作戰。經過自二號午後迄四日夜爲止的戰鬥，結果把日軍打敗了。

這隊游擊隊是帶着家族在一起的，季會同隊上某人的老母親倆談過話，這位老太已經六十一歲，頭髮也白了，可是却燃熾着熱烈的戰鬥意識，她共有兩個兒子，一個就是在這裏當游擊隊，另一個在義勇軍中活躍。

「不要管我，前進同敵人拚命，這就是我的命令！」

這老太會向她兩個兒子說。現在她同她的女兒和長子一起住着，爲游擊做些鞋子裁縫等工作，是一隊人中的母親。照礦工的說法，當初日軍侵入時。中國人都不聲不響的呆守着。

同中國的礦工及他們的妻子姐妹們談談，可是却難形之於筆。你總感到有一種難於澈底瞭解的東西存在於彼此之間，全世界的礦工們到處都相像的，外相既像，動作也像，誰都生着一對爲石灰粉所磨損了的手。在他們的周圍好像籠罩一種決

然毅然的氣氛，使人感到頑強的心理，促使人發生一種友誼的，尊敬之念的東西。無論在世界上那一角隅，他們的問題總是相同的。不過中國礦工所遭遇的問題，比起美國礦工的來，是遠爲重大而且困難。他們的生活雖慘，組織雖困難，且曾受投獄及迫害，可是日軍一旦侵入，他們依然執戈而起來，保衛自己的祖國。不過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礦夫們倒比其他各國的勞動者來得方便。因爲在中國，有勞動者和軍民相聯合的第八路軍，在八路軍幫助他們，訓練他們，並且領導他們。

我也曾見了礦工們的妻女的一隊，她們有游擊隊後方部隊的武裝保護。一看到婦女們全穿着和歐美礦工妻子一樣的襯衣，我就感到像我們這輩人，真沒有資格去與她們談話，而自以爲瞭解了他們及其生活。像我這樣的人，只不過是一個閒話的對手而已，不過是記載一些自己從未經驗過事情的記者而已。能夠說明中國真相，非得讓中國工農勞動者自己來不可。然而在今天他們還不能這樣做，就是我同僚的各位中國人，也不能做到這一點。她們比起中國其他男子來又一層強健，頭髮垂在

領子上，腳跟站得牢牢，手緊緊叉着腰，有些兩手相交叉的站着。

像我這種人，不過是單純的記者而已，不過是單純的觀察者而已——自己心中這樣痛切的感覺着，就離開了這輩礦工羣，看到他們的血管豐盛的巨手，看到他們的布鞋，破襪子中露出的皮膚，竟難以描述他們的痛苦的鬥爭與惱人的現實。中國的智識階級，雖像我一樣的對中國的大眾生活發生着感動，可是並沒有觸着真相。譬如就中有個叫徐琛的人，也僅僅對他們保持着「風格」的興味而已。

你不妨向徐琛訊問任何一本書，他馬上能滔滔地論述該書的「風格」可是內容却不得不待之後來。季雖對書的內容保持着若干興味，但季欲使自己所經驗的生活發生作用，則尙欠無力，不久恐怕他也要吃不清這種生活的新滋味吧，我所寫的東西，並不能寫出中國民衆爲自由鬥爭的真相，我所寫的，不外是一個單純觀察家的新紀錄吧了。

某處

我們每天向西向南移動七十里乃至九十里。今天一早我們離開了所居之地，將我們的村讓給劉北城的軍隊。劉軍的一部，自正太鐵路移到這裏。他們以山西東部爲根據地，把附近一帶的人民組織化武裝化了，和軍隊協力，以游擊戰方式和該區的日軍相鬥爭。第八路軍的其他部隊，自晉省西北部及冀省西部地方，向綏遠和察哈爾擴展去。再有一隊在晉省西部組織並武裝人民，準備長期戰。

今天我在路上遇見陳根，他是團長，部下的軍隊一起步行着。他笑笑向我打招呼，並舉手行了個敬禮，他率領着軍隊，自某村路上向和我們反對方向的方面去。路上只見蠕蠕動着青灰色軍服的一羣人，兵士的腳聲，家畜的蹄聲，以及金屬類的互擊聲，充滿了整個空氣。村的另一面可以望見包繞這豁谷的松林，現在林葉業已落盡了，冰凍的地面上滿鋪着白霜。

過了一回我們爲讓路給三百頭馬通過，只得暫停前進。就中有些馬情狀非常良好，背負着沉重的軍需品，但多數是受傷的病馬，有些害着皮膚病。大部份的馬都是滿洲馬。我們一行人討得了兩匹馬作負載行李之用，可是這是兩匹說不定甚麼時候，都會倒斃的病馬。我想就是用盡了世間所有的方法，恐怕也救不起這兩匹馬，雖然給牠們運載一些輕的東西，但似乎已經是很重的了。

無論走過那一個村，村中人都一齊出來看我們通過。隨着向南方的趨進，我們八路軍逐漸來到了從沒有到過的地方，地方上人聽見軍隊來了，都逃得乾乾淨淨。因此我們的軍隊在所到之處即舉行民衆大會，說明第八路軍究竟甚麼一會事。向民羣們解釋八路軍主義的綱領，叫村民將家族帶回來，告訴他們八路軍會得保護他們的。

於是先前逃出的人們都回到自己家裏來了，並且來歡迎我們。他們在路傍用石子和泥作成了大灶，用大鐵鍋內燒水給我們喝。在大灶前擺了桌子，把最好的磁碗

拿出來倒茶，每戶人家平均拿出一二十隻破碗來，農民們站在灶邊雙手捧着茶碗請我們喝，這種情景，實在使人深深感動。在進村轉過路角時，就可以望見遠處供應茶水的熱湯氣。多蒙村民們這樣的招待我們，在這些村上，還特地燒了幾大桶的小米粥。他們絕不肯收我們的錢，他們說錢是不收的，不過只能給我們一些他們拿得出的東西。

我們一路上踏着冰凍的路，渡過好幾條半結了冰的河川，日暮時始走到一座小村莊。這村上的農民很怕我們，像我們一行人借宿的那家農家，把自己用的一部分房用東西遮掩了，將婦女們藏在裏面。當一個農民拿水到我們這裏來時，我會約略看到屋內的情形，但決沒有一個人敢進去，我們同他們說，誰都不必害怕八路軍，可是他們總不肯聽信。但在夜深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忽然跑到我們房子裏來，說是願意睡在我們屋子裏，另一個人眼窺着鄰室。我問他們爲甚麼緣故，我的一個衛兵向他說：

『你們認爲我們在這里會得搶你們的東西吧？可是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軍隊，不但不偷東西，而且還要保護——』

衛兵雖那樣解釋給他聽，可是此人依然表示深深的懷疑。他們也不肯將雞，雞蛋及青菜等東西賣給我們，一定認爲我們是不付錢的。他們也不答允將馬匹借給我們，唯恐我們不還他們。家畜一類的東西都給趕進山中藏起來了，衛兵叫他借一頭牲口給我們，他自己本人可以跟着我們回去。於是這人就跑來向我說，讓他一個人去倒不妨。但因爲這事是必要的，所以不得不帶了牲口去，不過我們爲討他歡心起見，先付給他租錢。

細思一下，人民在他們的「保護者」前面，是怎樣的無力呀，可是他們這種態度的背面，又隱藏着怎樣痛苦的經驗！日暮時兵士在村中打着銅鑼「集會」時邊叫邊走着。在我們住的那人家，爲了保護妻女起見，留下二個男子在着，其他都出去集會了。我們隊上爲了組織農民游擊隊起見，派下幾個人留在這裏。再者爲將我們

的傷兵移到山西省來，必得組織能做我們助手的農民隊。這方面的工作，朱德的妻子康克勤實在熱心。不久，老幼之輩即將被組織起來保衛自己的村和家，而青年農民則組織成游擊隊。

在北平游擊隊中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一位合衆社的訪員自北平悄悄失蹤，五個半月後，他在一千哩外的西安出現。他從日軍的陣線溜過，曾訪問過統制着二百八十萬中國游擊隊的十八個軍事司令部，有時步行，爲了訪問困擾「征服各省」日軍的有名的「神出鬼沒」的農民戰，他曾攀越過二十四座山嶺。他同他們一起生活，同他們一起前進，研究他們的活動，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自中國西安發——我第一認識游擊隊的力量，是在北平南九十哩的保定。我到那裏時，恰好是游擊隊進攻的最高點。我在緊緊關閉的城裏躲了兩天，那時中國的農民正在猛烈向佔據着這中世紀古城的日軍攻擊，在晚上，中國人在城門下面掘穴而進，從日軍的哨兵背面出現，將睡在鼓樓中的二十多個日本衛兵殺掉了。

日軍的機關槍和大砲，日夜無間的盲目地向顯然是空洞的麥田中打去，因為游擊隊埋伏在那裏。但日本的防軍非常害怕，沒有一個日本人敢於從城裏出來。來自天津的飛機找不到轟炸的目標，通到城市的鐵軌給拆斷了，一輛軍用車出了軌，對於這樣一個不可見的敵人，日本的近代武器是無用武之地的。

游擊隊雖然不能克復較大的城市，但他們用無休止的消耗戰略，希望在長期戰爭中竭盡日本。他們的人力確是無限，因為他們土地的人口超過四萬萬五千萬。游擊隊的地方司令部用電話或無線電和中央司令部相聯繫，當地的食物富足有餘，農村兵工廠可以生產大刀，手榴彈，及足夠長期狙擊用的子彈。

在保定襲擊之後，我馬上騎上一輛插有美國旗的腳踏車，自日軍陣線溜過。我還沒有走到五哩路時，忽然從他們的隱藏所在躍出一隊中國人來。他們攔住了我的去路。他們都穿着棉製的制服，是淡綠色的籍可和夏季的農作物相匹配，佩有手榴彈的武器。他們曉得我是個美國的新聞記者後，就表示滿意了，他們就帶我到相離

四十五哩所在的大本營。在每一個村上，都有許多農民來歡迎我們。每一個男子，婦女，兒童，都佩有一塊臂章，表示他們是供養游擊隊衣食的羣衆團體中的一員，我們在路上曾兩次遇見三百人隊伍的游擊隊，他們正沿着鐵路去襲擊日軍，嘴裏一面唱着歌。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的年齡，都相當於美國高等學校和大學中的學生，瘦削却又強壯，服裝和武器均甚貧乏，但却擁有一種不可克服的優點，就是他們的——往直前的熱忱。

到了大本營，我發現那輩在北平南平原區活動的八萬人的游擊隊有個「智慧囊團」，組成該團份子是北平的大學生，以及若干滿洲義勇的老戰士——他們有過和日軍作戰七年的經驗，此外十來個從八路軍那裏借來的軍官。這輩大學生勞倫斯的「智慧之七柱」譯成中文，以作游擊戰術的參考書。

在一個村莊裏，我遇見兩位從前在北平教會大學當教授的名人，他們現在學取勞倫斯在阿拉伯的方法，組織鐵道破壞隊。他們剛從一次勝利的遠征中回來，這一

次他們傾覆了一輛軍用車，殺了二十個日本兵。

當缺少炸藥破壞軌道時，這輩教授們就教游擊隊拔去鐵軌的螺旋釘，尤其在轉彎處，這樣一來，等到沉重的火車頭經過鐵軌就會鬆開來。日軍爲搜索出最易受破壞的地方起見，他們每天早晨先開出一輛輕裝甲車。因此一位教授說：「我們現在又有了新的方法」，他從袋裏摸出一隻木製的假螺旋釘。用了這假螺旋釘，日軍就看不出真螺旋釘已經去掉，三個月來北平南所發生的三十餘次出軌事件，就是這種方法的結果。

一位教授用他們得意的演講聲調說：「在最有利益最迅速的條件下，日軍亦得費時四天才能修好破壞的路軌。」

這輩教授們又費了很多時間組織「賊黨」，專門從事「偷竊」路軌及電話線。有一個村莊中的二百名農民，答允在一星期中擔任兩夜此項工作。在一夜中他們能將十節路軌運到相隔二哩的內地，把它們埋藏起來，同時可砍倒一哩路電桿木，將

絕緣體和電線帶走。

修復這樣一黃昏的工作，要叫日本人花去四萬八千塊日圓。中國方面已派遣二千名使者，將沿鐵路區的農民組織成一統一的指導破壞機構。如果有一千個農民能夠這樣給組織起來，據中國的破壞天才家估計，在日本的軍事預算上，一年要增加半億圓。

爲對付此種威脅起見，日軍也組織了一隊非武裝的農民，強迫他們晚上沿鐵路進行，用死刑威嚇他們報告破壞工作的動靜。但多數農人在幫助游擊隊破壞軌道後，向日軍報告說一切都好。每逢鐵路被掘後，日軍就以放火將附近村莊燒去爲威脅，但在他們燒去了兩百個村莊後，他們發覺中國人的破壞工作益發增加了，日軍防護鐵路的基本弱點，是他們駐軍的人數太少，以及他們的不敢在晚上離開防壘，害怕冒營死的危險。

中國人更能化裝了日本兵自敵人的防區衝出。我所到過的游擊隊大本營每一個

都備有一百套完全的日本軍裝，有許多中國官吏，說得一口好日本話，他們最大的危險，是在回到他們自己的防線時，有一次林彪將軍率領了六百名穿日軍裝束的部隊，就這樣受了傷。日軍亦曾嘗試過化裝計謀，但他們比較成功的，是在車上裝載許多穿軍裝的橡皮人，佯裝他們自動車隊衛卒勢力的宏大。

時常一個能說日本話的中國軍官，打個電話到日本司令部，報告附近的衛兵急需援軍。當援軍派出前去救援時，他們就中了埋伏，山西的游擊隊，聲稱他們用這樣的計謀，每次可獲得幾百個犧牲者。

有些所謂「漢奸軍隊」——在名義上幫助日軍的幾個雇用兵——經常和游擊隊暗通消息。我會親眼看到過這種情形，有一次有一隊三百人的日軍，以五個中國雇用兵相助，佔據了安固城，四千個游擊隊馬上把這城包圍了，在六天之中，游擊隊收到了十六箱日本的軍火，這是要謝謝這輩「漢奸」的。這些雇用兵時常送來消息，報告日軍企圖從那方面突圍而出，因此游擊隊在八面埋伏了，將日軍一切兩斷。當

食糧的供給已告竭盡，日軍打算從黑暗中撤退時，接得了密報的游擊隊，就埋伏起來殺了許多殘餘的日軍。

在晉南的深山中，設有一座極有力量的廣播電台，每夜向華北游擊隊發布軍事訓令。沒有一個游擊隊司令能曉得這「大本營」位置在那裏。每隔三天，一隊工人將這發信機和汽油發電機串上槓棒，穿山越嶺搬到一個新的隱藏地方，以避間諜和飛機的耳目。

一個在晉南的外國傳道師，曾將一段武裝農民的典型功績講給我聽：「日軍佔據了這個有一萬五千人口的小城，他們顯然想把這塊地方當作他們的根據地，他們運來了二萬個兵和大量食物。但游擊隊把這城市包圍了兩月，截斷了日軍所有的輸送隊，每星期我們看見日軍遣出小隊人馬到附近各鄉去劫掠，企圖打擊中國人的士氣。可是每一次小隊開回來時，他們的人數減少了。等到幾乎失去他們原有軍力的一半時，日軍就只得撤退至沿鐵路的設防城市去」。

日軍的隊伍雖繼續深入游擊隊的區域，可是中國政略的效率已日見增加。他們採俄人對付拿布侖的方法，在日軍迫近時他們就放棄他們的鄉村。山西的人民均奉命在家中只可備有飯碗，床鋪以及一個月的食糧。所有別的動產，必得運至游擊隊可以埋伏狙敵的深山中。因此入侵的日軍既沒有食物，也沒法就地徵發勞工代他們搬運軍需。所有的大道車路，均被破壞，以阻止他們的前進，近百座中世小城的城牆，都被拆毀，以便利游擊隊的活動。

游擊隊的領袖們相信至少要化四年工夫始能使日本潰滅——他們已準備這樣一個長期鬥爭。

空白页



誓死捍衛我們的國土

建菴作

Fight to protect our land.

C. Y.

廬山孤軍峯殲敵記

新華日報
特派員 石西民

大戰金輪峯

德星綫上苦戰一月的××師將士，他們在敵人猛烈的砲火毒氣襲擊下，憑着血肉參加了東孤嶺、桃花尖、瀾泥塘、甘露寺一帶的戰役，犧牲極為壯烈，敵人所遭受的打擊也很大。××師將士在公路正面最不利地形下，浴血奮戰了差不多一個月以後，便奉命以一部份兵力接替南康尖金輪峯陳家嶺一帶陣地，於是在金輪峯造成一個德星綫上空前的大勝。

金輪峯，山如峻壁，極為險要，從鄱陽湖西岸整個戰爭形勢講，敵人爲了要鞏固贛北佔領區域，並進一步進窺德安，整個的廬山，是敵人勢所必取的。因爲廬山

在我們手裏，不僅可以牽制敵人的南犯，而且還威脅到九江星子等敵人的後方。金輪峰是廬山山脈中的一座山峰，當然爲敵所必爭。同時，德星路上的戰事。自從九月七日敵軍以大量毒氣砲彈壓迫我軍退出東孤嶺以後，西孤山瀾泥塘一帶的戰鬥，我們是處於劣勢地形下，敵人的砲火可以踞高臨下，發揮最大的威脅；但是在那樣不利的條件底下，我們忠勇的將士，尙且堅守不退，爭取了許多的時間，敵人要佔領一個山頭一個村落，必須化大量血的代價。後來我們放棄西孤山，扼守預定的隘口前主陣地，敵人的進攻，更增加了困難。因此敵人爲了突破我們的陣地，侵佔隘口，他必然要猛攻金輪峯，企圖一舉佔領我金輪峯，從左翼迂迴隘口之背，使德星線正面我軍無法固守。金輪峰是我隘口陣地的左側屏障，從戰略上看來，是敵人決不會輕輕放過的。××師的口師長，便一再的以電話通知防守該處的口旅長，應該充份注意和警戒。

敵人進攻金輪峰的主力是佈施聯隊，佈施聯隊的聯隊長加納是在淞滬戰役時在

大場發我軍擊斃的。繼任的聯隊長飯塚，又在九月初廬山下作戰時，被我迫擊砲彈擊斃，兵員的傷亡更不可勝計；這次奉敵方上級命令担任進攻金輪峰，事先不得不向在江北如皋一帶作戰的敵方部隊內調來一批作補充，新任佈施聯隊長由日方由東京乘飛機到星子就職。而這位走馬上任不久的佈施聯隊長，前幾天也被我軍擊傷了。

這一支殘破的敵軍，開始了進攻金輪峯的軍事行動。白天以一小隊為前進單位，葡伏着前進。金輪峰上滿佈我神出鬼沒的守山勇士，他們的行動是萬分的困難。他們攜帶二日的乾糧，攀越那峻峭的山巒，晚上露營在樹林裏，雨露侵襲他們的身體，危險，疲勞，飢餓，加上寒冷，敵軍的士氣非常衰弱。

一天二天過去，敵軍一小隊一小隊被我山上勇士的刺刀手榴彈輕機關槍殺得七零八落，可是日寇大隊長川上少佐指揮的一千數百敵軍，仍在不准後退的嚴命下，繼續爬山。到了廿六日清晨，有三名敵軍，已爬至金輪峰寶塔旁邊，並且竟欲在塔

上昇旗，當時被我守軍瞥見，即變以手溜彈，三個狂徒，便成爲寶塔下的死鬼。東面孤嶺的敵砲兵，見不能佔領我寶塔，便以猛烈砲火，將我寶塔全部擊毀，這是敵人加緊進攻金輪峯的信號。

聰明而且神勇的口旅長，看清楚了這緊張的形勢，當天晚上便派了少數壯士，摸下山去搜索偵察。我們的搜索勇士乘着黑夜摸下山去，在山麓只聽見敵人大部隊行進的脚步聲，和槍支的互撞聲。我們的勇士判定了敵人今夜必然要大舉來攻，便飛也似的回轉山峰，將偵察所得報告給口旅長。口旅長得到了這個報告，頓時便緊張起來。堅決的抗戰意志，殲敵的無上雄心，使他不肯放鬆這一聚殲的良機。便部署所部埋伏在三角尖金輪峯南康尖等處，靜待着敵人的到來，各重要據點，配置輕機槍，構成嚴密的交叉火網。

第二天拂曉，廬山是一片對面看不清人影的大霧。千餘敵人，乘這大霧迷離之際，冒險攀登鷄公包凹地。等候已久的我方將士，個個精神百倍，機關槍步槍手溜

彈便雨滴一般向四地內的敵人掃射。這時候的敵人，方才知道已陷入我四面包圍之中。敵人在那樣必死的困境之下的散開蹲伏在崖石樹林間，作着最後的掙扎。

一場壯烈的血戰開始了，一個多月來，在敵人大砲飛機毒氣摧殘下一股無處發洩的怨憤，今天都有發洩的機會了，英勇的旅長，親率全部官兵督戰，這一戰延長到下午二時止，敵人的屍首堆滿了山谷，剩下來仍在掙扎的已沒有多少了。三點鐘左右，敵人增援部隊數百人到達，看見當時情勢的惡劣，又不顧人道，施放毒氣，企圖解救危局，可是我忠勇將士決不願眼看這一揚眉吐氣的時機，輕輕放過，重大的戰果，一旦拋棄。官兵上下，一致奮戰，誓死不退，戰況復趨激烈，戰至下午六時，卒將敵逐步擊潰，造成一個光榮的勝利。計在這一天的內，擊斃敵軍幾近一千，敵營大隊長川上少佐，中隊長川孝一北上，中尉代中隊長吉武太夫，少尉代中隊長狗頭龍，少尉若美亨弟等十數名。捕獲敵傷兵十二名，繳獲重機關槍四挺輕機槍九挺，步槍一百七十餘枝，佈施聯隊攻路計劃二份，地圖及大小旗幟日記等不可勝

計，尚有各種紙幣二萬餘元。我方受傷官兵三十九名，陣亡士兵三十五名，受毒官兵均已救護，幸而一個沒有死亡，三十五名的死亡，三十九名的負傷，換得了敵人近千的戰死和鉅量的戰利品，這一偉大的戰鬥，將與廬山鄱湖永垂不朽。

金輪峰的寶塔雖然遭受敵人砲火的浩劫；但是金輪峰，乃至整座廬山仍在我勇士固守之下，這是最使敵人坐臥不安的。

火 燒 山 上

火燒山，坐落在金輪峯下，西邊山的西南。這一座低矮的小山，高度不及西邊山的三分之一，面積只有二三百米遠。

火燒山在地圖上是一塊無名高地，因為遭受敵機投擲燃燒彈將整個山頭的草木完全燒掉了的緣故，大家都以火燒山來稱呼它。這樣一座無名的小山，有我一團千餘忠勇將士，經過三日三夜不眠不食的惡戰，在敵人大砲飛機居高臨下的猛烈轟炸

下殉了國。這種誓死不退前仆後繼的壯烈犧牲精神，換得了敵人同樣的代價，爭取到三天的時間，使我德星公路綫上主陣地得到充份的時間來從容佈置。我們將士的熱血染遍了火燒山，它告訴了敵人：「我們的錦綉山河，是一寸也不允許敵人輕輕踏進來的」。

敵人佔領了公路兩側的孤山和西邊山，正企圖以猛烈的砲火掩護步兵攻佔我左翼寶塔山大腦包幾座高山，突破我左翼，迂迴到隘口的後面。敵人從左側窺我隘口防線的企圖已經很明瞭，在這緊張的形勢底下，爲了鞏固我主陣地，不讓敵人輕易深入，在作戰地形上顯然處於不利的火燒山，我們××師的××團，壯烈地擔任了這一前進陣地的防守任務。

新春的天氣，生長在江南的人，一定誰都知道爽颯，和暖；可是我們德星公路上的天氣，受着鄱陽湖和廬山的影響，氣候變的得很快，廬山四週的雲霧，更是早已聞名了的。到了晚上，我們一團滿懷熱血的壯士，通過蜿蜒的羊腸山徑，進入陣

地，天色已經微微透露出曙光來了。歸宗寺、瀾泥塘、鷄籠山以及鄱陽湖上敵方軍艦中的大砲，不斷地向火燒山、搖山、撼海般的射來；濃厚的霧幕，重重地圍繞在山頭，辨不清手指。我們正在向前運動的第一連在西邊山與火燒山的山谷裏遭遇了敵人，發生了激烈的遭遇戰。

西邊山上的敵增援部隊是愈來愈多，我們一連弟兄於衝殺一小時後，所剩只有一排人了。第一營營長潘正卿接到這報告時，馬上下令派第口連、第口連兩連繞道出擊，我們的戰士像餓虎一般，衝入敵陣，一場惡戰，終於擊退了頑攻的敵人，我們第一連的一排壯士生還了。

廬山的濃霧由稀薄而完全消失了。早晨的陽光，照射在我們的陣地上，火燒山前，發現五六百敵人正在向左蠕動，施其一貫的包圍戰術。第口連的弟兄，這時也奉到命令參加作戰。西邊山與火燒山山谷中，又是一幕壯烈的爭奪戰！敵人的砲火值着清明的天氣，連續不斷的向我陣地轟擊。敵機也大肆活動。火燒山已被翻騰的

泥土和火藥發散的白烟籠罩了。格格格的機關槍聲，不停止的吼着，敵人連續不斷的衝鋒，都被我擊退。隨着戰況的激烈第口連也參加戰鬥。這一場慘烈的戰鬥，一直繼續到下午，敵人傷亡不下二百餘人，不敢再攻，向後撤退，而我們許多壯士，却在敵人大量砲彈下，忠勇殉國。

次日的拂曉，敵又集合大部來攻，被我奮勇擊退。正午起一直到傍晚，敵又連攻三四次，戰況比昨日更激烈，每次都被我守軍擊潰。敵人經我數度痛擊，傷亡又達三百餘人，而我兩營忠勇戰士，經過這次戰鬥所剩也只有百餘人了。連排長受傷的也多，他們都堅持在前線指揮作戰。入晚，敵因屢攻不下，惱羞成怒，又增援反攻。一時槍砲聲，震聳耳鼓，我陣地經連日敵砲轟投彈後，毀壞盡淨，各連輕重機關槍手，都相繼在陣地飲彈陣亡。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我集合數十官長，親自進入陣地，發射機關槍，猛擲手榴彈，戰至午夜十時，我僅手榴彈一項，使用去口口餘枚，死屍遍填山谷，這次敵人傷亡，幾達五百餘名，一直堅持到第二天拂曉，

我陣地始終屹然未動。

在後日早晨七時，強橫自大的敵人，竟攻不下我們一個平常的山頭，一氣之下，動員千餘人向陳家嶺一帶四路來犯。面對着這一股凶猛的敵軍，我們火燒山上的官兵僅剩一二十人，可是他們沒有後退，他們的心頭，只記着一句話：「死守陣地」。戰鬥不停的繼續着，到正午十一時，我們陣地上僅剩二三個人了，還是無顧慮的拚命射擊，三天三晚的疲勞飢餓，都在「保衛國土」的光榮任務下，忘懷了。到正午十二時，僅剩二三忠勇將士也殉職在火燒山上。一千數百壯士，靜靜地橫躺在山上，槍聲聽不見了，一切歸於靜寂。

畏怯愚蠢的敵人，到這個時候，還不敢放胆前進。敵人看見山頭一層層我將士的忠骸，還認為我們忠勇將士，死守陣地不退。一直到下午二時，可笑的敵人，方敢施放烟幕前進。鮮血染遍了的火燒山，便這樣放棄了，可是我們雖然放棄了火燒山，然而我們主陣地的火力，迄今仍可達到山頭，敵人，至今仍未敢以稍大的兵力

進入火燒山。

三天來的浴血戰鬥，敵人每天發砲不下三千發，飛機投彈與彈藥消耗不可勝計，兵員的死傷更與我們相等，以這樣鉅量的代價，所得的僅僅一個山頭，而且連山頭也不敢加以佔據利用。

當記者趕到××團團部的時候，火燒山的戰鬥已經過去，團長吳□□氏在山頭星光燦燦底下帶着激越的音調告訴記者：「我部下二千餘人全部殉職，打擊了頑強的敵人，可算對得起國家。只是我自己，今天尙沒有死，我愧對國家，愧對部下。廿二日晚，於情況最危急時，我已決心，率領一切勤務伙役等雜兵，加以編制，到火燒山去與部下共生死，後來由於上峰一再勸慰，報國時期尙長，所以沒有去。」吳團長言下，不勝嘆息。

天際只有星星，夜是黑的，敵人軍艦上的探照燈，不時向山頭閃電般的掃來，敵人的重砲，澈底發出洪大的響聲，震動了整個山谷。一間破舊的茅屋，一枝如豆

的燭光，照着滿面風塵的吳團長，我們二三個人侃侃談着眼前剛剛消逝的戰事。

吳團長懷念着他已經爲國捐軀的部下，他告訴記者許多忠勇的故事：

「敵人方面，有不少偽軍，他們在激戰兩晝夜後，以爲我軍兩日不眠不食，有機可乘，在陣地上大舉反宣傳，可是我們全團官兵，無一動搖。大罵出賣祖宗的賊子；我今天的槍彈，正拿來打你們這班狼心狗肺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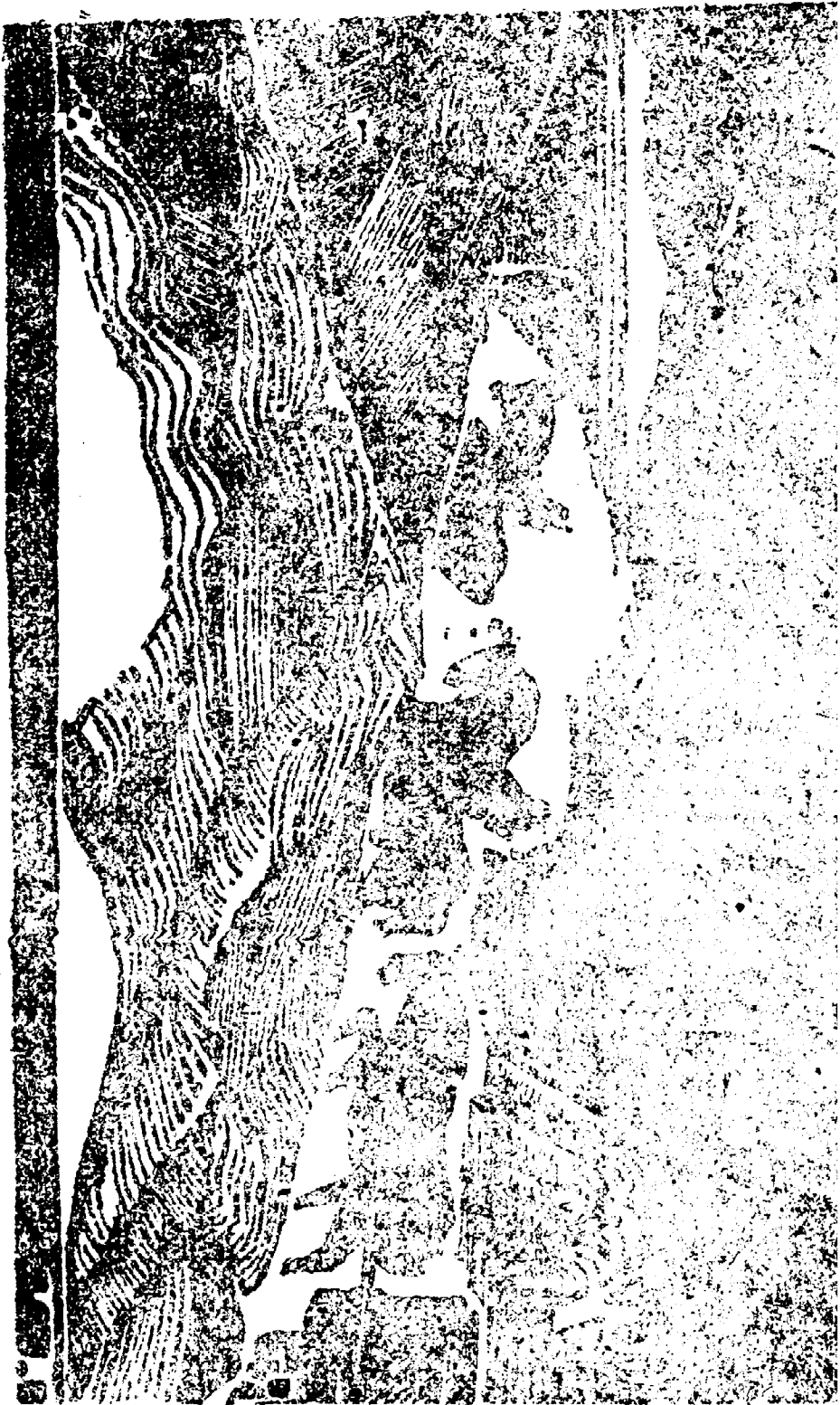
「我們第一營潘營長，作戰最勇敢，負傷數次，曾有一只眼睛作戰受傷成瞎。他這一次在火線上英勇指揮不幸失蹤了，多半怕已陣亡。他平常最富民族意識，常對部下講，在這爲求國家民族生存的抗日戰鬥中，倘若我部下死傷近百，做主管官的我，卽不被打死，亦應自盡。這次最危急時，第一營全營僅剩十幾個兵，營部電話機兩具皆被毀壞，前後情況完全隔絕。他召集部下四連長說：我部下已差不多打光了，上面的命令，是雖剩一兵一槍，亦不準輕棄陣地，我們只有拚，即使拚到十幾個兵都打死了，我們還要打，打死爲止，這是何等的壯烈！」

「第四連排長尙鳳歧，是一個膂力最驚人，臨陣最沉着的擲手溜彈名手，在崇德作戰時曾以手溜彈打死敵人三四十名。此次在火燒山不顧敵猛烈砲火，站在懸崖上連擲手溜彈四十餘枚，敵中彈傷亡近百。西邊山的敵人輕機鎗，毫不放鬆的對準他射擊，結果身中七八彈陣亡。」

夜已深了，機槍聲和大砲聲，愈來愈響，吳團長的談鋒還是健得很，爲了一天的疲勞，需要休息，我們的談話已到了尾聲。吳團長臨睡前告記者：「X副師長說火燒山這一次戰役的結局，真像死諸葛嚇退司馬懿。」

心靈受了極大感動的我，出了茅屋，遠望這連亙的崇山峻嶺，這錦綉山河，虎踞龍蟠的山嶺，正是敵人葬身的墓城，我會心地微笑了。

火燒山我這勇戰士的壯烈犧牲，會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留下最光榮的一頁，這一座無名的小山，定與匡廬鄱陽同垂不朽。



夜行軍

陸地作

Marching in the night

D. Loh

空白页

廬山腳下游擊戰

南潯線的戰局，當敵騎竄入馬迴嶺以後，形勢本甚緊張，幸我兩翼的守軍始終能夠佔據高山據點，威脅着敵人的側背，使牠不敢長驅直入。記者於砲火連天中特往訪在廬山腳下蜘蛛山金銀街一帶屢獲勝利的第××師的戰士。

在南潯線正面的敵人，曾經幾度向我廬山西麓金銀街蜘蛛山陣地進犯，企圖迂迴前進切斷我德星公路，使我血戰於東西嶺間的將士有後顧之憂，南潯正面我軍，更感突出之苦；敵人這一企圖，終於在我英勇將士的堅苦奮鬥中粉碎了。從那時候起，廬山西麓的敵人，便由攻勢轉入守勢；激烈的爭奪戰，頓時沉寂下來，可是我們英勇的戰士，仗着一腔殺敵的熱血和雄心，決不願坐待，採取被動的防禦；而當敵人不敢進攻的時候，乘機出擊，展開主動的戰鬥。

贛北是有名的多山地帶，廬山腳下我們的弟兄，每到晚間，時常三五人一隊，

靜悄悄地穿過崎嶇的山路，去摸營。起初幾天，每天都得回營多取物品歸來；一個兩個活的俘虜，也在不知不覺的落到我們夜襲勇士的手裏。據夜襲歸來的戰士說，敵人警戒線上的哨兵自我軍連夜到處活躍後，多不敢一個人出來放哨，往往四五人或六七八人聚集在一起，蟄伏在小屋子中，不敢出來。敵人這種想法怕死的心理，恰給我夜襲勇士以聚殲的機會。有時當我神勇的戰士摸到敵人聚居的小屋旁邊時，敵人還不知道，三四個手榴彈一齊從窗口投進去，屋子裏的敵軍，一瞬間便成了血醬肉泥。

對於我軍的襲擊，敵人開始恐慌起來了。對於我們神出鬼沒夜襲戰士的防禦辦法，是在第一線上佈置一道鐵絲網。並在網上掛些銅鈴。這還不算數，敵人更用了不少的軍犬，散佈在鐵絲網內，這樣一來，我們夜襲戰士，倘若摸到鐵絲網旁邊，只要一觸到鐵絲網，銅鈴便會響起來，警犬也會對我戰士狂吠為難，可使担任警戒的敵兵有充裕時間來作準備。敵人自認這為聰明的妙計，豈料我戰士早已放棄××

××的辦法，而成了××××的辦法了。夜襲仍是我們戰士的經常功課，而每一次出去多多少少總要拿些敵人的東西回來。這一種夜襲繼續到半月。我們的弟兄，因為每次勝利的鼓勵，已一變過去零星出擊的姿態，而改爲幾百人的大規模出擊了。

康家山在蜘蛛山的前面，有敵軍一百零六師團一四五聯隊的兩個中隊一個機關槍隊佔據着，並且做了很堅固的工事，是敵人左翼的一個軍事據點。十八日的早晨我兩營弟兄出擊，目標是攻下康家山敵軍這一根據地。敵軍利用優勢的地形與堅固工事，以猛烈的交叉火網來壓制我軍的接近，但是我們戰士前仆後繼，屢退屢進，攻擊了三四次。攻擊精神始終不變，終於突過了敵方的火力圈開展淒烈的肉搏戰。雨滴一般的手榴彈儘向敵人衆多的地方投擲，壯烈的白刃戰完全代替了機關槍與步槍的射擊。我們弟兄勇敢，真可以驚天地而動鬼神。有一個班長叫做陳漢江的，他一連用刺刀刺死了四個圍着他肉搏的敵人，他自己也身負兩傷，幸而未中要害。至今未死。見於我軍這種英勇的攻擊，敵人死傷了一百餘人，其餘狼狽潰竄，而康家

山便入我手。此次戰役，我軍死連長一人，排長數名，士兵傷亡五六十人，勝利後清掃戰場，敵我士兵互相刺入心胸，同歸於盡的屍首，一雙雙刺刀，不下十餘具，可見當時肉搏的慘烈了。

二十三日晚上，我軍之營長，率領三連弟兄，乘夜色昏黑出擊蜘蛛山西南的大窪腦。變踞在大窪腦的敵人有三百多，也做了很堅固的防禦工事，爲我們左側一大威脅。這一次出擊，我們弟兄攻擊精神更旺盛，每一個弟兄都帶手溜彈一種武器，一開始便是肉搏。敵人的密集槍彈，不能阻止我軍的前進，手溜彈的火光，閃耀在敵人陣地上。這一戰，因爲我們行軍的神速和巧妙，我們傷亡很少，敵人傷亡的却有一百餘名，後來不得不荒張向魚鱗山（馬迥嶺東）退却，尚有敵屍四五十具臨時來不及拖回去，敵中尉隊長福島任太郎也在這一次喪生。大窪腦被我正式收復。

據××師×參謀告訴記者，在廬山脚下作戰的他們一師弟兄二十餘天來，大小戰鬥不下二十餘次，斃敵約一千餘名，生擒敵隊長水政喜一名，列兵大城旬次郎一

原书缺73-76页

晚上，在這偏處大別山脈中的小縣城裏，居然還開了個軍民聯歡大會。這不能不感謝第×戰區政治工作隊諸君的努力，在這次聯歡大會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最成功的是一「難民曲」。這是利用當地民間，曲調加上新的內容的。內容描寫母子妻兒四人逃，出來，沿途受盡了飢寒的痛苦，最後老母勸兒子去當兵，兒子別了母妻愛子踏上了征途。當然，形式很簡單，內容也極平常，但正因此却富有感動大眾的力量。那晚到場的當地常備隊和自衛團都肅靜地聽着，仰着出神的眼望着舞台上，可見它抓住觀眾的魔力是如何大了。據說這「難民曲」的演員都是由政治工作隊加以訓練過的當地知識分子，所以唱本地的調子能夠那麼純熟。我們曾經碰到許多政治工作者訴說言語不通的困難，要解除這種困難，利用當地的知識分子來開展工作應該是最妥善的辦法。而且利用民間舊形式的表演也應該多多採用，為民衆所熟習的舊形式為當地人所了解的土調，一定比不易為民衆所接受的新形式更能投合民衆的趣味。

經扶是一個一共只有八萬人口的山縣，但據縣長表示，該縣民衆的動員很可以樂觀，因為當地民衆有過六七年的戰鬥經驗對於打游擊是決不會猶疑的。該縣已成立的常備隊有×個隊，都很年輕力壯，服裝整齊，精神飽滿，槍械也齊全。自衛團據說可以組織到×千×百人，自衛團的副司令就是當年領導過游擊戰的一位老戰士，他們於當地的每一個山頭都很熟悉。在經扶縣的鄉下，我們碰到一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字音發得很正確，能知道「現在國共是一家了」的屠戶，問他日本鬼子來了怎麼辦？答覆是：「那我們不讓它隨便來的，非和它拼命不可！」「有槍嗎？」「有。」是那麼堅決有力的問答，使人深信他對於打游擊是很有把握而又漫不在乎的。

到了經扶，我們碰到一個民衆抗敵的英勇故事。據說當敵人向信陽進攻的時候，當地的紅槍會派了二百多個人，喬裝了難民，帶了手榴彈等潛入敵人的後方，出其不意地向敵人攻擊，結果把敵人打退而且還奪獲了幾尊小鋼砲。

這一切都說明了民衆力量的偉大，民衆力量動員的可能與必要。

據傳說在某戰線上，有少數由當地徵求來的新兵，因熟悉當地地形而容易地開了小差，因此有人發議論，說是當地徵求來的兵決不能放在當地用，其實這是因噎廢食的說法，新兵開小差的真正原因是缺乏政治教育。假使每個新兵都能受到相當的政治教育，明瞭這次抗戰的意義，認識自己在保鄉衛國中的責任，則地形的熟習是只會增加他的作戰便利的。

最近敵人以一聯隊的兵力侵佔了平漢路的柳林站，似乎來勢洶洶，其實它的後方是極空虛的。光山的被我們順利地收復正是敵人後方空虛的一個顯明的例證。在潢川到羅山這一線上，敵人所留的空隙很多，我們要出擊它截斷它的後路，正不愁沒有機會，只要我們切實地把民衆動員起來，把民衆的力量和軍隊配合起來，那麼這爲大別山脈所環抱着的有名的鄂豫皖區，是不難成爲日本豬蹄子的陷阱的。

愈到前方愈安定，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和江南岸的一樣，江北岸的將領也都

很樂觀與興奮。他們不但對於最後勝利懷着堅決的信念，因為他們是親眼看見着中國軍隊是越戰越堅強，敵人的戰鬥力是一期不如一期（在第三期抗戰中，敵我傷亡的比例已由一與三之比降到對等了）；從他們親身的經歷中，他們看到中國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

後方的人士，學學前方的將領的堅定吧！儘可能地拿出你們的錢，拿出你們的力來，幫助前線，竭力來愈久愈好地保衛我們的山河。

隨軍漫記

實價 000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作者 史沫特萊

譯者 田 璞

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

勵力出版社

經售者 五洲書報社

國際書報社